

救护车、雷神山建设车、警用车、送餐车……

我是武汉修车志愿者

说辛苦我们真不觉得，这点辛苦不算什么。我们最难过的是很多时候因为供应商停工停产，汽车零部件紧缺，让我们想修都修不好，耽误了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记不清出了多少次救援任务了，所有一线防疫人员都是在跟病毒赛跑，我们更不能拖延一秒钟。

□ 口述 | 谢红亮 整理 | 吴雪

2月15日，武汉遭遇大风、雨雪和断崖式降温，气温一下子降到-2℃，路况变得更复杂，给我们的救援工作带来更大的压力。

那天的江汉大桥上，依然是灯火通明，空旷的桥面上，隔几分钟就有闪着蓝灯的救护车疾驰而过。当时我在东湖风景区鲁磨路上的修车店里，正拿着75%的酒精喷洒消毒。

我是谢红亮，今年37岁，湖北天门人，在武汉开了一家汽修店。2月1号，我和我们还在武汉的几十个同事，一起成立了一个紧急救援服务队，专门给武汉的医生的车、警察的车、海关的车等等，所有能救援的疫情防控车辆，做免费救援。

我的店成立时间并不长，2019年10月才开业。但是因为开店的时间点正赶上武汉军运会（编者注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），经营状况很不错。按照原计划，春节过后，店铺就将陆续回本，日子也能渐渐好起来。

但是没想到，1月22日疫情突然变得严重起来，本来我们准备“春节不打烊”的，但是临时决定都先关店了。腊月二十九（1月23日），武汉封城，紧接着，武汉市公交停运，机动车禁行。

大年初三开始，我陆续接到车友的求助电话，说车辆抛锚了，问我能不能救援。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：虽然还没开工，但我是个修车人，每个角色有每个角色的任务和价值，更何况在今天这样的特殊时期，我更没有理由退缩。

当时家里人都在居家隔离，听说我要出去救援，我妻子不是很愿意：“能不能不要出去了，家里还有孩子啊。”

我理解她的想法，但是能做事的时候却躲在家里，我干不出来这种事。经历了一轮“家庭会议”后，我们初步达成共识：义务救援可以去，但是要搬出去到外面住，不能给家里，



紧急救援服务队队员在救援一辆救护车。

尤其是孩子带来那么大的风险。

就这样，我终于又“开工”了。

我打电话给我们店的技师李永雷，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救援，他也很积极。李永雷是河南信阳人，武汉封城后就没回去了。当时武汉基本上没有什么汽修店在营业了，所以我们跑的范围比原来大很多。得知救援任务繁重，兄弟门店临江大道店的老板也前来支援我们。

第一天，我们就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救援电话，求救的是大名鼎鼎的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。那是中建三局的建设车组，主要负责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指挥工作。对方说，自己的车辆突然出现挂不上档的故障。

当时雷神山医院刚刚开工三天，我们的店在东湖风景区，他的位置在江夏区强军路，相距超过20公里。非常时期，距离